

銘記先賢 — 何樹德牧師

中國崇真會唯一的華人總牧

本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博士

2025年1月7日，筆者帶著感恩的心來到廣東興寧永和鎮，向中國崇真會歷史上唯一的華人總牧何樹德牧師致上最高的敬意，同行的有何牧長孫何裕謙弟兄、興寧城鎮堂的董顯光牧師和羅文秀牧師，以及香港救恩堂的吳嘉兒傳道。



2019年何總牧後人為祖父母及父母修建新墓，並作墓誌銘紀念



何牧夫婦的合墓，與二子何天偉夫婦的合墓並排而立，兩座莊嚴漆黑石碑的背後豎立一個紅色的十字架，清晰表明這些睡了的人與基督的親密關聯。這十架也代表著何牧一生因著愛上帝愛教會所背負的犧牲與榮耀。



2019年興寧城鎮堂牧者教友往何總牧父子新墓前追思致敬

何樹德牧師，字慎修，1880年（光緒六年）生於廣東省興寧縣永和鎮沙坪鄉的一個教師家庭。幼年喪父，在巴色會學校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1900年在李朗神學院畢業，一生在巴色會及其後的崇真會服事。1954年5月何牧以74歲高齡退休，搬到二子何天偉醫生在興寧高華路的住宅居住。每逢主日，他總會領著兒孫浩蕩前往禮拜堂崇拜。1962年9月，何牧息勞歸主，享年82歲，舉殯時各地教會的教友同工都來送別。何牧是中國崇真會1924年自立後的領袖，可惜現今崇真人聽過他的不多。2024年正值本會自立一百周年，本文回顧何樹德總牧一生的若干片段作為紀念。

年輕傳道時代

巴色差會檔案館至今仍保存何樹德牧師在1908年5月所寫的一封信。當時他28歲，剛到和平縣傳道第二年，他在信中詳盡匯報了當地福音工作的狀況。此信原稿以中文書寫，由鶴樹下的沈德明傳教士（Paul Schmid）翻譯成德文，由北會總牧祭真牧師（Heinrich Zeigler）寄送瑞士巴色會董事會。祭真在信末寫道：「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出，何傳道的心在正確的地方，他有晉升的潛質，在二等獎中，他當之無愧。」

和平縣位於廣東省東北山區，與龍川和連平相鄰，北面與江西接壤，居民以客家人為主。何氏所服事的教會是傳教士顧士曼（Gustav Gussmann）在1899年建立，由於位處縣區中心和交通總匯，跟人談道的機會很多。不時有路過的人好奇探看教堂內外，何樹德便會抓緊機會跟他們分享福音信息。他寫道：「雖然這些人起初會抗拒，但是最終總會承認這『奇怪的』信仰有美好和真實的一面。……他們把聽見的在回家後轉述親友，福音就逐漸傳開。」

晚清年間，基督教在人們心目中仍然很神秘。何樹德指出有人覺得教堂是供人修行的地方，傳道者教人作好事，基督徒就是願意遵行的人，存有這類看法的多是社會中高層，受人尊重。第二類人則僅僅看教會是學校，傳道人是老師，基督徒是學生，他們多是讀書人和商人。何樹德表示自己經常被人稱呼為「老師」，追問他所教的科目和使用的書本，以及學生能收多少獎學金等。最後一類是社會低下層，例如小販、挑夫和車夫等，他們把教會視為評理和申訴的組織，傳道人是律師，基督徒是提訟投訴人。幸好，也有人對教會和傳道人有正確的理解，他們信任傳道人，遇到生活上疑問，會來尋求意見，面對困難或痛苦，會來尋求安慰，傳道人便可把上帝的道栽種在他們心中。何牧估算和平區在冬季將有十五個男人可接受洗禮，他們真正相信上帝，想要緊緊抓住耶穌。

何樹德又報告謂，入冬後他開始給人送書、借書，人們對福音書、尋索真理、辨釋拜偶像和風水學的虛假等的刊物，都很感興趣。何牧指出有時文字比講道更有力進入人們的內心，尤其對那些因懼怕別人眼光或被人欺凌而不敢前來教會的人。

何樹德指和平區內具備最佳傳道機會的地方是桃樹窩，他曾多次前往該處傳道。每次他會逗留數天，靜候村民結束當天工作，才開始宣講真理。他試過在一個基督徒的家聚會，卻嫌擁擠和不合適。也試過在鄉村中心一家商舖佈道，每次有四五十人參加，不過婦女因場地太公開而不敢來。最後，當地一間大宅的主人邀請何牧在他的屋前地談道，結果每次都有超過一百人來聽道。雖然有些人動機不純，他們祇是希望教會幫手調解訴訟糾紛，但是當中也有真心渴求救贖並決定成為基督徒的，每逢主日他們都恆常歡欣前來禮拜。何牧指若非山路遙遠，將有更多人會來守禮拜，他建議差會在桃樹窩租房作定期聚會。何牧的努力沒有白費，在他與傳教士明倫（Samuel Mayer）同工開墾下，桃樹窩終於在1909年開堂，成為和平區會十一個支會之一。

何樹德在信末指出，和平教會成立至今不足十年，至今祇有三個基督徒的妻兒全部接受洗禮，其他信徒的家人很多仍然燒香拜偶像，信徒終日思想的仍是如何生活溫飽，要引導他們明白應追求天上的福樂，需要很漫長的功夫。何樹德建議差會在和平建立學校，派駐傳教士，讓基督徒的孩子能認識福音，建立更多基督家庭。他又祈求上帝指引自己，成為祂手上的工具，成就美好的旨意。往後的教會歷史，說明上帝垂聽了他的禱告。

崇真會自立及發展

中國巴色會最早爭取脫離差會自立的是嵩頭支會，可是這場發生在1888年的教會自立事件並未成功。直到晚清義和團事件與辛亥革命，再次激發了巴色會基督徒自主自立的渴求。1911年，北會的鍾清源牧師及十多個教



何樹德牧師（1928年）

牧會友，發起自立倡議，擬定「提倡某地自立耶穌教會緣起（附簡章）」，當中何樹德便是其中一位贊成人。他們主張按照地域組織基督教會，以地名稱謂，以本地人認捐資本，支持本地傳道向國人宣教，一切教務由中國人承擔。但是，由於當時中國巴色教會財力不足、人才尚缺、信徒信心未配合，自立的倡議最終未獲傳教士及差會接納。不過，中國教牧信徒的自立思想已被認可，差會也有意促使教會改進來達成自立目標。殊不知掌管歷史的上帝，另有部署。數年後便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華的德瑞資金和人手完全被切斷，一向用以支持內地事工的香港教產更被殖民地政府接管，拒絕交還。這一切迫使中國巴色會加快自立，而何樹德牧師正是上帝手中的工具。

1922年巴色會委派支持中國教會自立的德籍傳教士麥威廉（Wilhelm Maisch）出任駐華總牧，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掃除內部質疑和阻力，把管治權交付華人，既成全中國信徒自立的心願，也減輕戰後財政乏力的差會經濟負擔。麥威廉在筆記寫道：「傳教士在中國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新時代已來臨。外國差會和西教士不能再攔斷掌控一切事工方向，必須讓出主位，站在中國人身邊，接受他們平起平坐。」麥威廉選擇何樹德協助他進行這

個重要任務，也許這份信任來自他的親身經歷。在一幅麥威廉為何牧拍攝的全家福相片背後，寫有備註：「何樹德牧師和他在河源的家人。【一戰期間】他代表所有華人為我們挺身而出。在我們受到遞解出境的威脅時，為我們向政府求情。」二人在河源擬訂自立會章法規、審閱各區堂支堂會務及財政狀況，為教會自立作出仔細規劃。工作殊不簡單，既要承傳百年傳教精粹，又要開拓符合世情的新局。可惜日夜辛勞竟致麥威廉牧師積勞成疾，於1924年6月病逝於紫金古竹，年僅46歲。麥牧的犧牲精神感召教會上下，更堅定邁向自立的新時代。

1924年10月，崇真會第一屆總議會在興寧坪塘舉行，順利通過各項議案，包括教會易名為「中華基督教崇真會」、會規章程及中西董事選舉。何樹德、羅仁輔、溫星瑞、陳天樂任華董事，花里仁及湛明露為西董事，崇真會不再設西人總牧，改為協理。客家教會從此正式進入自主自立的年代，西代表在之後總議會的比例逐步下降，管理權亦移交到華人牧者手上。崇真會成立時設17個區會，管轄147個支會，信徒12,960人。自立後，雖經歷仇教迫害、戰事恐怖和經濟困厄，教會人數不減反升，達到1950年的20,583人，上升近六成。

自1924年第一屆總議會被選為教務副幹事起，何牧在期後六屆都獲選為總議會成員，先後擔任教務副幹事、珠江教學務副幹事、在西教士退下後則擔任教務正幹事、教務正幹事暨學務副幹事、總幹事等職，1943年第七屆總議會，何樹德牧師獲票選為崇真會第一位華人總牧，對內作為崇真會領袖，對外是崇真會代表，何牧擔任此職直至1954年退休。1962年，崇真會在老隆舉行第十屆（也是最後一屆）總議會，會議主要討論教會與帝國主義劃清界線，香港區會未獲邀參加，當時內地教會數



何樹德總牧及家人(1960年9月)

目已縮減至十二個，何總牧已返天家，主持會議的是總幹事鄔漢謙牧師。

在多次中國發展轉折的年代，崇真會憑著對上帝的信望愛面對挑戰，走過滿途荊棘。在時局動蕩中堅持使命，拓展福音事工，建堂開學校，鼓勵各堂自立自理。教牧和義工組織逐家佈道團，攜備旗幟樂器，佈道刊物圖畫，於指定地段逐屋逐家佈道，派發福音單張。面對世道艱難，更致力培育信徒靈命，教牧輪往教友家主領家庭崇拜，並鼓勵信徒各自召集家人，堅持早晚家庭禮拜。各區常舉辦靈修會、退修會、祈禱會，並邀請知名佈道家包括宋尚節、王載、羅文清等來客家地區辦奮興會。二戰期間，崇真會號召各教會為國家禱告，每月首個主日舉行國難崇拜，呼籲信眾禁食一餐，將省下的捐獻政府，慰勞前方將士傷兵，這項捐獻一直持續至抗戰勝利，崇真會因此獲頒「抗戰有功」獎狀。並舉辦分文救濟捐，每戶計口每人每日一分錢，救濟各地難民及會內難友。

面對經濟危機，差會經濟援助減少，信徒奉獻微薄，崇真會職員被迫減薪，在嚴重通漲下一度以稻穀、火水、洋紗發薪。教會也鼓勵神學生學習其他技能，如裁縫、攝影等，以補貼微薄的聖工收入。期間崇真會也透過瑞士差會、歐美教會機構財政援助，渡過經濟難關。在1951年，在教會自養計劃下，崇真會完全中止包括差會及世界信義會的海外津貼。崇真總會同年成立「中華基督難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何總牧擔任主席。隨後的愛國反帝運動，對崇真會組織及會務帶來巨大衝擊，醫院學校福利院被政府接辦，樂育神學院在1952年被勒令停辦。崇真總會與各區支會也失聯繫，1954年崇真會各教堂絕大部份活動已停止，不少教堂亦被毀或被佔。何總牧是在年5月退休，告老還鄉，在送行聚會中，老隆教會詩班為他獻唱使徒保羅的感恩詩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懷念何總牧

在1951年7月上旬，香港的工商日報及南華早報相繼刊載一個消息，報導老隆何樹德牧師於6月中被捕，以「特務」罪名被處決。由於當時兩地信息阻隔，這個虛假消息被一再誤傳，並誤載於香港崇真會的歷史研究。何總牧的長孫何裕謙先生確認何總牧是在1962年9月因病返天家，他提供當年何總牧出殯儀式的照片，又親領筆者前往何總牧位於興寧永和鄉的墳墓致敬。他表示，當年何總牧沒有被捕或坐牢，政府官員祇是要求何總牧清楚交代崇真會的歷史由來、組織、財政、人事等資料。1954年何總牧退休後，返回興寧老家與他一家同住。印象中祖父較為嚴肅，不苟言笑，但是卻樂善好施，經常資助貧窮教友，深受人們敬重愛戴。在何牧以82歲高齡辭世時，各地教會及教友的祭文、輓聯，貼滿廳堂四壁。



1962年9月何樹德總牧息勞歸主，多地同工教友不捨送殯

老隆教會湯兆平牧師的父親湯恩錫先生在中國巴色會任職財務十多年，與何總牧共事多年。湯牧童年時住在老隆幹事樓，對何總牧留有深刻印象。他說：「何牧作為教會代表，平日注重儀表，衣著整齊，行動舉止均盡顯牧者風範。在處事上，何總牧日理萬機，卻總能事無巨細，細緻分明，湯牧還記得，何總牧辦公室的油燈常常至半夜仍然點亮。何牧重視中西合作，常與西教士商議會務，保持良好關係。何總牧為人從不循私，言出必行，在同工中樹立了威望。面對異端邪教，何總牧堅守真理。為教會築起信仰圍牆。他又不畏強權，維護教會權益。在社會變革過程中，崇真總會幹事樓多次被一些外部單位佔用，何總牧都據理力爭，至今老隆幹事樓得以保全。」

也許何總牧的事蹟會隨時間逐漸湮沒，筆者卻深信他的善工將永遠在永恆的國度存留。最後，謹以何總牧在崇真會百周年特刊的訓勉作結：「世界還籠罩著黑暗和恐怖，多少人們像迷路的亡羊，等待著引導，多少人們陷入罪惡的深淵，等待著拯救。主所付託我們的使命多麼重大，我們所做過的工作多麼細微，希望同工同道，惕勵奮興，追蹤先哲，過去百年，我們已體驗主恩的豐沛，墾主加恩眷顧，使本教會今後百年的事功，有更大的成就，誠心所願。」迎向2047年的二百周年，崇真人，一起努力！

後記

中國教會的發展。初期有賴傳教士培育引導，但是自始至終仍然是建立在中國教牧信眾的信靠、順服和忠心之上。何總牧等先賢一生忠心勤奮，愛神益人，他們走過的路，受過的苦，絕對是我們應該銘記的。盼望恩慈的主能親自引領我們，一點一滴把這些教會先哲在歷史留下的足印，重現人前，透過他們為主燃燒的生命，點亮我們的路。

2024年是崇真會自立一百周年，正好以這篇小文追思終生追推動教會自立自強，中國崇真會「空前絕後」的華人總牧何樹德牧師。感謝何牧孫兒何裕謙先生提供寶貴家譜及口述資料，並親領筆者前往何總牧墓地致敬。感激老隆湯兆平牧師的熱心支持並穿針引線，才能成事。最後需要感謝巴色檔案館館長 Andrea Rynn 女士提供何樹德牧師報告的德語謄本（中文原稿已失），使我們得見何牧對信仰的真誠和對客家福音事工的熱切。

附錄： 何樹德夫婦墓誌銘（子孫敬立於2019年秋）

何樹德，字慎修（1880-1962）

廣東興寧永和沙坪鄉人，青年時接受基督教神學的教育，畢業於深圳李朗神學院，先後在香港、河源、龍川（老隆）、興寧等地任教牧、總牧之職，於1943年就任基督教崇真會總牧（龍川老隆總部）。他一生勤勞樸實、仁善博愛，樂善好施，對家人為和氣善良，對教友寬容謙讓，樂於助人。他畢生忠心於基督教會的崇高事業，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牧長。

張性貞（1882-1955）基督教徒，廣東興寧永和大成鄉人，她主持家務吃苦耐勞，和氣善良，勤奮儉樸，為培養子女奉獻一生，是位偉大而平凡的母親。